

# 一月未眠

## ——当毕业季遇上世界杯

罗伍剑

1994年夏，清华园，枝繁叶茂，知了长鸣，烈日炎炎，人头攒动。

我和同学在6月初就陆续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毕业离校的日子就到了。当然，离校暂时还不是我要考虑的内容，因为再有一周，美国世界杯就要揭开战幕。终于没有了期末考试的羁绊，我可以甩开膀子看一届最痛快的世界杯了，想到这点我就心花怒放。

开幕前三天，噩耗传来，为了不影响同楼学弟们的期末考试，学校下令收走了全楼所有的电视机，我一直激动的心情一下子沉到谷底。

悲痛之余，我需要尽快想出解决办法。我开始仔细侦察附近所有研究生楼的地形地貌。去研究生楼看球是我在1992年看欧洲杯时的一大发现，因为研究生期末考试的人少，所以有些楼是不收电视的，但这些楼里的电视机有限，观众又太多，所以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往往只有站在桌子上远眺比赛的份了，我们也正是在桌子上远远地见证了1992丹麦神话。

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在开幕的前一天，突然发现我们23号楼前开水房旁新搭建了一个西瓜摊，里面恰好有一台电视。我于是以挑瓜为由前去探路。当得知这个西瓜摊24小时营业而且电视可以看的时候，我有些狂喜，为了和老板套近乎，我一次买了三个大西瓜回宿舍。

世界杯于是开始了。

小组赛期间，每天深夜有三场球，12点一场，

3点一场，6点一场，我一般在11点的时候挎着一个板凳前往西瓜摊，大裤衩、光膀子、肩上搭一条毛巾，因为是露天的，带毛巾一来为了擦汗（或许还有清晨的露水），另一个重要用处是驱赶蚊子。

我总是第一个来到西瓜摊的，老板总和几个朋友在打麻将，看我来了，“来了？”“是啊，我看看电视？”“你看吧。”于是我打开电视，把板凳摆在最好的位置。

这一坐下来就是9个小时，因为人多，比赛间隙是不敢轻易离开的，直到第三场比赛结束，已经是早晨8点，太阳已经毒辣辣地照在身上。回头一看，那景象可是壮观，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伸长脖子的人，最后面的同学已经站在自行车上或爬在树上。

在西瓜摊连续看了十几天球，每天9个小时从不缺席，直到小组赛结束。这个时候，学弟们的期末考试基本结束，电视机又重新回到了宿舍楼，是和西瓜摊告别的时候了。

在宿舍楼看球的最大好处是不用提前太多去占座，比赛间隙也可以回宿舍喘口气、喝杯水，而且蚊子也少，心情自然就轻松了很多。

但回到宿舍楼有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很多同学都把叫醒任务交给了我。由于要熬夜，他们都想提前补个觉儿，比赛开始的时候我要负责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重任在身，我这觉是没法睡了，于是我干脆灭绝了睡觉的想法，好在西瓜摊十几

天下来已经基本忘了睡觉是怎么回事了。

深夜叫醒是一件有趣而又恐怖的事情，黑暗中打呼噜的、说梦话的、磨牙的，我都得硬着头皮去拍他们，什么情况的都有：

有些人拍两下就醒了，嘟哝几句，发现是我，就起身去水房冲洗以尽快清醒，这一般是A档球迷（真球迷），知道有球赛，睡得比较浅；

有些人拍很多下都没有动静，总算拍过来了，“干吗呀？”“看球了！”然后骂骂咧咧地坐起来，这一般是B档球迷（克制型球迷）；

有些人死活拍不过来，总算有点动静，我喊“看球了！！！”他嘟哝一下转个方向又睡死过去，不知道是真没醒还是假没醒，反正是没准备起来了，我也就放弃了，这一般是C档球迷（爱凑热闹的球迷）或D档球迷（伪球迷）。这些人很有意思，叫几次不醒几次，每天晚上睡前还死活不忘让我叫他们，嗨！何苦呢。

有些人更有意思，我拍一下，他突然从床上弹起来，退缩到角落里浑身发抖，嘴里说着宇宙语，把我也吓个半死，估计是把我当作他梦中的妖魔鬼怪了。

就这样，我每天看着球赛，顺带承担着一群真假球迷的叫醒服务。当然也有几个和我一样通宵不睡的，我们一般会在比赛间隙去买个西瓜回来切了吃，然后就是聊天，天南地北、古往今来，聊大学五年里的故事，聊毕业后的设想。我们总看球的人有经验，要想看好球，就是不能睡觉，因为一旦睡下去就很难再清醒。

到了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同学们陆续就要离校了，我们几个直读研究生的同学加上几个北京孩子就要负责把回外地的同学送走。将近一



著名的巴乔背影

周的时间，作为班干，我晚上坚持看球和叫醒，白天就驻守在火车站送人，晚上的激情澎湃，白天的离愁别绪，好几次在车站月台地板上就昏睡过去。

决赛的时候，我已经搬进了新的研究生宿舍（15号楼），终于有了可以躺在床上看电视的机会，一个月的艰辛终于在决赛时有了根本的改善，我心里那个美啊！

可是意大利和巴西这场决赛踢得实在乏味，加上我们终于有机会沾了枕头，好几个同学相继睡了过去，我呲牙咧嘴坚持了好久，无奈比赛过于平淡，终于未能幸免，也睡了过去，大概十几分钟后，我突然惊醒，懊悔不已，好在比赛还是0：0，才没让我抽自己嘴巴。

罗伯特·巴乔的一记高炮，宣告了美国世界杯的结束，巴西人最终举起了大力神杯。

我一侧头，沉沉睡去，这一睡，就是二十个小时。

五年的大学生活在这一场豪睡中正式画上了句号。✎

（作者系1989级土木系校友）